



乡音俗语入津门

李子健

天津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许多市井俗语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由外乡农人带入城中。岁月流转,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话语渐渐融入天津方言,成为独具风味的“哏儿都”俗语。

比如老天津人形容“事情凑巧”,常用一句歇后语:“马踏芝麻个——踩点儿上了”。有时也说成“拉碌碡轧麦子——踩点儿上了”,或“马蹶豆垄子——踩到点儿上了”。说法虽异,引子皆与农事相关,而语底“踩点儿上了”,却是地道的天津话。

何为“芝麻个”?秋收时节,农人将割下的芝麻棵子捆成捆,胳膊一抱那么粗的就叫“芝麻个”。“碌碡”是打场用的石碾,由牲口拉着,圆滚滚、沉甸甸,吱吱呀呀地碾过麦场。“豆垄子”则指田里尚未收割的豆秧,一行行,一垄垄,静待收获。这三样,皆是乡间寻常之物。以芝麻、麦子、豆子引出“踩点儿上了”,既形象,又贴切。

另一句歇后语“破犁铧当钟敲——穷得叮当响”,引子同样来自农村生活。犁铧是耕地用的农具,由生铁铸成。破损之后无法再用,农人却不舍得丢弃,常把它挂在树杈上,当钟来敲。生铁敲起来声音清脆,能传很远。旧时穷乡僻壤,村里买不起公用大钟,便拿这破犁铧废物利用,以犁声为号,召集乡亲商议村中事务。说来有趣,曲艺中的“梨花大鼓”,原本写作“犁铧大鼓”。早年贫苦艺人买不起乐器,便以破犁铧片击节而歌,后来从俗入雅,才改名为“梨花大鼓”。

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俗语,随着移民的脚步走进天津城,在街巷里生根发芽。它们像一粒粒种子,从乡间田野飘来,却在城市的砖瓦之间开出别样的花。每一句歇后语的背后,都藏着一幅农耕图景,一段旧时光阴。如今听来,仍能感受到那份朴素的智慧与幽默,也让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根脉,愈发深厚绵长。



●网络新词语

米饭煮煮煮

丁士舜

“米饭煮煮煮”是一句洗脑歌词的空耳——所谓空耳,是指通过谐音将外语发音转化为自己熟悉的语言表达,如今它已成为短视频平台上走红的二次创作素材。

前段时间,一首俄罗斯的广告歌曲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它旋律独特、节奏抓耳,在网络平台掀起了玩梗热潮。由于歌中反复出现的俄语歌词片段,发音酷似中文的“米饭煮煮煮”,国内网友便把围绕这个空耳和特色旋律展开的各类二次创作作品,统称为“米饭煮煮煮”。

出色的诗人。

缪先生在见到叶先生之前,已读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叶先生所著的《迦陵论词丛稿》,觉得叶先生的很多观点和他十分接近。对于叶先生品论古人的观点,可能有些人听来觉得未免狂妄,但缪先生对于叶先生的言论却十分赞赏,在会后去用餐的途中,他向叶先生背诵了龚自珍的一首诗“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以示钦赏。

这首诗是龚氏所作《己亥杂诗》的第二十八首,是一首很有名的作品,但叶先生认为,这首诗第三句中的“似”字,和第四句中的“如”字,意思重复,不大好。她觉得,如将“似”字改为“是”字便避免了和下一句中“如”字字意的重复,更为妥帖。从此事可以看出,叶先生对于古代的大诗人、名作品,并不盲从,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古人常说“诗不厌改”,于此亦见一斑。

感与共鸣的著作。

叶先生与缪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她自温哥华飞赴成都参加在杜甫草堂召开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之际。缪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叶先生也在会上发了言,称杜甫是一个很幸运的作者,他生在一个可以“集大成”的时代,而且,他有可以“集大成”的容量和才华。叶先生还谈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的时代对不起作者,有的作者对不起他所处的时代。“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所处的太康时代,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朴拙向华彩转变的时代,但“三张”“二陆”等人对不起那个时代,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真正

改古人诗

然君

成”的时代,而且,他有可以“集大成”的容量和才华。叶先生还谈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的时代对不起作者,有的作者对不起他所处的时代。“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所处的太康时代,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朴拙向华彩转变的时代,但“三张”“二陆”等人对不起那个时代,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真正



莱辛说:“走得最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地徘徊的人走得快。”

牛博士说:“明白。您不是表扬蜗牛,是强调确定目标的重要性。”

●牛博士问道

目标重要

戴逸如 文并图

关于『二小』

由国庆

老天津民俗语言中,有不少关于“二小”的俏皮话,如“二小丢钱包——傻眼了”“二小买画——一样一张”,等等。

“二小”是谁?民间素无定论。他也许在家里排行老二,比如老天津人管大儿子俗称“大小(子)”,二儿子便叫“二小(子)”,最小的儿子就叫“老小(子)”。更有一种可能,“二小”是虚拟人物,类似民间闲散的下九流、无业游民,不过要有憨憨的、傻傻的,甚至让人有点儿好笑的相貌。比如哪家办丧事,恰巧这家又没儿子,于是通过乞丐头子找来个小子代为忙活等。“二小”常用于开玩笑时奚落、调侃某人为人处世差劲,或日子过得

不咋地,或像悲苦的“夜老二”一样。



清明时分,风和柳新,我不由又想起了那位已经走了一年多的老太太。

婆婆九十多岁时,仍然头脑清楚,起居自律又讲究。她和儿女们合影,端端地坐在正中,气色和仪态居然是最显眼的那个。

婆婆早已与年龄和解,坦然接受衰老。她装了满口假牙,一笑便露出六颗白牙,和脸的苍老反差鲜明。晚上她摘了假牙,嘴唇干瘪,却仍笑眯眯的。假牙吃东西方便,只是不能用力啃咬。我洗个桃子给她,她会一脸羞赧地还给我。我把桃子切成薄片,她就慢慢地吃掉。她和假牙相处和谐,好像那就是她的牙。

婆婆很体谅人,我做饭水平不稳定,婆婆却配合得极好。做面条,她吃一碗;做米饭,她也吃一碗。盛十分满,她也吃完;盛七分满,她也不肯添。我好奇是她不好意思剩饭,还是从没吃饱过?有段时间,我故意每天盛到十分满,终于有一天,她开口让我少盛点儿。婆婆始终留有余地,碗里欠一些也算饱,略多些也尽力吃完。

这余地,免了做饭人的尴尬。

婆婆遇事波澜不惊,总是大而化之。她吃饭不挑剔,问她想吃什么,永远是“都行”。我虽挑着软烂的饭食做,但是否可口却难确定,若非要问,也只有“好吃”二字。有一次菜极咸,我兑了水才吃下,婆婆竟不动声色地吃完了,脸上没露半点情绪。她让我想起弘一法师的那碟咸菜——咸有咸

婆婆的睿智

李菊香

的滋味。我等俗人,遇到好吃的,喜滋滋地吃到肚圆;遇到不好吃的,就一脸嫌弃。也不知我要修多少年,才能品透这咸淡滋味。

主动放弃听力是婆婆的睿智。婆婆耳背,却不肯戴助听器,和她说话要有合适的情境。饭端上桌,说吃饭了,她就慢慢走过来吃饭;洗脸水兑好,说洗脸了,她就慢慢走去洗脸。要是问她冷不冷,她就一脸迷茫了。那年春节,

儿女们商量如何给她养老,她就坐在一旁看,见我们笑,她也跟着笑。她选择听不见,免去了许多烦恼。

婆婆有八个子女,不时有人来电问候,听力不佳的她自有一套应对话术:饭后就说,吃过饭了;别的时间就说,挺好的,不用惦记;冬天说,不冷,有暖气;夏天说,不热,开着空调呢。一次大姑姐来电,娘儿俩聊了好一会儿。婆婆挂了电话就问我:“谁啊?是珍珍爹?”我笑喷,连男女都没听出来,分明是珍珍娘嘛!电话聊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感受到彼此的牵挂。

心宁自安,静极生慧。婆婆像个观察者,时常安静地坐在那里,看日出日落,看我种的花草,看电视里纷乱的人,看我们上班去,又下班回来。她说话简洁无比,像删繁就简的三秋树。

周年祭扫去看她,坟头的小柳树柔枝轻扬,似她的温和从容。想起婆婆,心底不伤不悲,只觉她是一丛傲霜的菊,明艳地盛放过后,便坚韧地安守枝头,不忧不惧。生命的终点于她而言,只是一场安闲闲适、从容归尘的远行。